

逃离上海的水深火热一路向北又向东，飞行13个半小时后降落在多伦多凉爽的凉夏里。清晨4点的天气预报说：现在晴朗，气温14摄氏度，今日最高气温24摄氏度。

7月初离开狮城时对朋友承诺的“天冷就回来”，很快成为笑话。像是特地赶去上海“轧闹猛”，累积10个橙色预警后，7月21日上海发出首个红色高温预警，下午气温冲上40.9摄氏度，创下历史纪录。在上海一个月，不时收到狮子岛损友发来的两城气温对比和调侃：不必等到天冷，天热就回来吧！



暑气蒸腾的上海变成一个巨大桑拿房。半个苦夏，和不用上班的居民一样终日躲在冷气里。除了少数几次晚上的聚会，平日都在家读书，厨房里煮着大米小米粥、薏米绿豆汤、大麦菊花茶，一段从未有过的日子，清粥小菜辅以菜包萝卜丝饼度日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不管天气多热，老友们的居家日子都不简陋。这是三个大学女同学某日的清淡版家常菜单：a.清蒸童子鸡，毛豆火腿、蒸捏塌鱼、老黄瓜炒开洋、炒杭白菜，b.梭子蟹豆腐煲、蒸小黄鱼、麻椒牛蛙、炒米苋，c.霉干菜炖肉、糟大头虾、豆腐烧开洋、粉皮炒咸菜。

上海人的生活姿态与物流先进有关？她们通常在早晨太阳未升高时快快地去市场采买零碎，然后回家上网订购，高品质的蔬菜海鲜鸡鸭鱼肉会在一小时内由冷链车送抵家门。如今电子网络家居服务极其发达，郊区的新鲜蔬果、中国各省市特产美味、进口的世界各地食品均可一键搞定。住宅区门口，最多见的是送货车辆和快递小哥。

最热的那几天，隔着玻璃门由阳台朝外望，街上空空荡荡，小区外面与淮海路相交，平时堵车严重的马路也人车稀落。炎热竟能把一座巨城变得冷清。而人真是习惯的动物，

醒来时天已经亮了，电风扇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掉，肚皮上搭了一块“人造棉”。外婆的声音传来，起来起来，好起来了，吃早饭。

方桌上摆着一碗泡饭，一小碟油炸花生米，一瓶“三和四美”酱油或“花和”牌白乳腐，每天如此。只有礼拜天，外公会骑车去吴江路菜场，车篮里放一只钢制锅子，一路咣当咣当响。菜场里有一家叫“小杨”的生煎店，开了有些年，生意相当好。外公排队，买回一锅生煎，配成豆浆和油条。刚出锅的生煎皮色金黄，焦香四溢，轻轻咬一口，滚烫的肉汁溅出来。

外婆一边吃一边讲，35号的小三子，华亭路卖牛仔裤那个，听说发财了，成万斤户了，现在天天早上吃生煎馒头，要吃三客。外公喝一口豆浆，气定神闲，这种个体户，投机倒把，外婆做好午饭，炒米苋，黄瓜炒鸡蛋，总有一道咸肉冬瓜汤，放凉了吃。吃完饭睡午觉，先要相帮外婆打水，擦席子。弄

从夏到夏 余云

当气温不情愿地从超过40摄氏度缓慢下降到三十六七度，上海人几乎要奔走相告：下周天气凉爽啦。没听有人提全球变暖这回事，这座城市的夏季气温还将可怕地逐年上升？

飞过半个地球后，时差来袭的半梦半醒中，还能想到自己与夏天的一些瓜葛，人生里的不少重要时刻发生在夏季：20多岁从农场考上大学是在盛夏8月，八十年代和好友一起创作的话剧《二十岁的夏天》在夏日公演，30多岁由上海搭上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是在溽热的7月，22年后下决心结束职场生涯，把剩余不多的时间留给自己，也是在夏天。

我知道多城的灿烂夏季是短暂的。多城人说，其实前些日子气温也到过38摄氏度，只是那样的时间很少。这个时候到来算是幸运？

依傍着安大略湖，夏日多伦多的有些地方美到让人轻叹天堂不过如此，比如以前到过的湖心岛和“天鹅海”。这天走访的“沙滩区”让人想起新加坡的东海岸，但这里没有高速公路和摩天公寓，湖边连售卖冷饮的店家也少



清荷 (中国画) 喻军

牛”的精神。

他在业余时间，笔耕不辍，佳作连连，《我们文艺界》是他出版的第十七本著作，多卷本的《李

五大洲的“牛雕”已有100多尊，有金的，银的，铜的，木头的，石头的，玻璃的，水晶的，坐、卧、立、行，神态各异，十分可爱。

不忘初心 贾树枚

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爱钱的人供奉财神爷，信佛的人供奉观音菩萨，爱美的人供奉维纳斯，李伦新爱牛，收藏牛，不仅仅是为了欣赏、品鉴，更不是为了保值升值，而是他的出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。

他心中的偶像是鲁迅，他人生的宗旨是为人

1990年的夏天 路明

拉开了冰箱，抽出一根棒冰，绿豆或者大赤豆，或者光明牌中冰砖，盛在小碗里一勺一勺挖，难得有紫雪糕吃。隔壁小姐姐过来玩，两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冷饮，一边看动画片。小姐姐成绩好，考初中发挥失常，考进“垃圾中学”，她妈妈当场晕了过去。看了一会，小姐姐讪讪地说，不看了，要回家读英语。

晚饭会丰盛一些，红烧素鸡、干煎带鱼，加一道番茄紫菜蛋汤。有时候小阿舅一家门来吃饭，带一客珠江饭店的糖醋排骨，或者杜六房的酱鸭，小绍兴的白斩鸡。大家团团围坐。电风扇转。兴致来的时候，外公会自己做清色拉。打两个鸡蛋，自制蛋黄色拉酱，拌入煮熟的土豆粒、青豆、红肠丁，偶尔有小块

“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上》

不能一并得到鱼和熊掌，就选取珍贵的熊掌。这是比喻，是铺垫，为了说明生与义的取舍。在某些情况下，生命与道义、正义不能同时保有，那么就放弃生命，而选取道义、正义。道义、正义重于生命，价值更高，更宝贵。

论点提出，斩钉截铁，接下来便是有力的论证。孟子说：生命是我所珍惜的，但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，所以我不会苟且偷生；死亡是我所讨厌的，但有比死亡更令人讨厌的，所以我不会躲避某些祸害。如果人们所珍惜的没有超过生命的，那么一切可以求生的手段，为什么不用呢？如果人们所讨厌的没有超过死亡的，那么一切可以避祸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照这样就能生存，然而有的人却不这样做；照这样就能避祸，然而有的人却不这样做——由此可知，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，有比死亡更令人讨厌的。这种心不仅贤人有，人人都有，不过贤人能不丧失罢了。

孟子进一步演绎：一篮饭，一碗汤，有了就活，没有就死，如果你轻蔑地呼喝着给人，过路的饥饿之人不会要；你踢过去给人，乞丐也不屑于接受。然而，有人不辨是否合乎礼义，就接受一万钟俸禄。一万钟俸禄能给我带来什么呢？是为住宅华丽、妻妾侍奉和我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？过去宁死而不接受的，如今却为华丽的住宅而接受了，为得到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，为我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而接受了，这些难道能罢手吗？这就叫做丧失了人的本心。

孟子“舍生而取义”，与孔子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相映成辉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无数志士深得其精义，且践行之，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极杰出的一位。其《绝命辞》曰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

仁义一体。不过，确实是孔子对仁讲得更多，孟子对义说得更透。义，事之宜也；仁之践行所必由之路也。但在复杂的人生和社会中，在无数具体事情面前，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义，并不简单。说到底，还是扎根于心的“三观”——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起决定作用。乞丐宁可挨饿，也不要轻蔑的施舍，就因为他本能地知道自己是人，不是猪狗，有最起码的尊严。孟子讲义，最后落在“本心”，自有道理。正是“恻隐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“恭敬之心”“是非之心”（《告子上》）在决定着事之宜与不宜。

忽然想到明清某些理学家鼓吹妇女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。那些理学家有他们的“义”，妇女的“贞洁”便是其中一种具体表现。他们的贞洁观偏执而没有具体分析，不可取。在他们眼里，妇女“贞洁”重于妇女生命。几百年来，无数妇女被他们的“义”害死。其实，他们的道貌岸然，建立在女人没有独立人格这一基础上。把占人口一半的女人只当男人的附属品或工具，这还是“仁”吗？仁已不在，谈什么义与不义？那些理学家的“义”，是脱离了孔孟原典的畸形发展，是孟子说的“非义之礼”。而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”（《离娄下》）。许多读孔孟者，忽视了这一点。

“舍生而取义”，其“义”大有讲究。

『舍生而取义』

白子超

上海老城厢的文化内涵 李文骏

刻成此印谱的最后一刻，已经夜深，听着外滩传来的海关钟声，不由感慨万千。

我是上海人，生于斯，长于斯。最早住在黄浦江畔，后来迁居不能超过约局弄——真正的老城厢里了。老城厢的每一条弄堂，每一座房屋，对我来说，真可谓再熟悉不过了。几年前拜记吕颂宪兄，聊起老城厢，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听着他将老城厢路名地名的掌故娓娓道来，在惊奇和欣喜之后，欣然决定合作一部反映老城厢路地名掌故的作品。

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，老城厢也不得不面对拆迁的命运，许多街道、弄堂消失了，许多路名地名成了历史。但是尽管与西安、北京比较，上海的历史要短很多，但上海老城厢的文化内涵却也是值得珍惜的。一天天望着拆迁的瓦砾和不断建起的高楼，心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惋惜念旧之情油然而生。为了回报老城厢对我的养育之恩，为了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尽一点微薄之力，自壬辰年（2012年）起，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，刻成了百方老城厢路地名印章。

上手之后才发现，这不是件容易之事。为了使作品具有新颖性、可看性，这也是对作者的篆刻功力的考验。三年来一直沉浸在此谱的创作中，不断地借鉴前贤的作，从古玺、秦汉印、明清直至民国各流派印作中汲取灵感，特别是加强了边款的创作，多面款、阳文款占了很大的比例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，也是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个契机。这百方印的创作，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思索、重新学习的过程，每有一点会心之处，不胜惊喜，如同当年拜师初学一般。

可惜我的恩师江成之先生已于一年前仙逝，未能看到学生的拙作，只能借此在老师的灵前敬上一瓣心香了。

在印谱的创作和制作过程中，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帮助，如李子仲、沈伟锦、钱秋梅、徐莉莉等承担的拓谱的工作，对各位好友的帮助支持，我极为感恩，深表敬意。

（本文为《上海老城厢路地名掌故》印谱的跋，补为编者所加。）

十日谈 七八月份是伦敦的黄金季节。

消暑图

